

短評：一、國際共管東北？（毅） 二、一個賣求（木）

美國總統制與政協修正憲草（續完）

說童子操刀

東北和戰是民族存亡的關鍵

雜感 兩則

內戰擴大乎？和平解決乎？

評史大林演說

關於倫敦聯合國會議

政治上的浪費

張君勱

潘光旦

侯北人

白旭

毅生

資料室

范登靈

對英

再生

第一一五期

三十五年六月一日出版

短評

一 國際共管東北？

「長春拿下」後，東北問題已到了和戰關鍵。和，不但中國可以全面和平，並且可以穩定國際間的和平局面。戰，不但中國要爆發全面性戰爭，並且會加濃國際間的火藥氣味。

美國既以領導世界自居，當然不會放棄她的責任，而忽視這個緊要關鍵。所以，馬歇爾特使近日來又忙於所謂「會談」了。而美國中國的權威亦於近日來忙於發表所謂「討論」了。他們的意見，大致分為二派，一派是指責中央，另一派是指責中共。相同的意見，則是美國不應偏袒任何一方，而應促使中國停止內爭，組織聯合政府，實現軍令政令統一。而最引起我們注意的是：共和黨眾議員裴德的話，他說：「目前的局勢既如此複雜，且有危及世界和平之勢，我信為有關方面着想，如彼此能予同意，可於中國全境真正統一實現之前，將滿州暫時置於聯合國共同托治之下。簡單說來，他主張國際共管東北。美國今後對華政策，是否如此？我們雖不得而知，但既然有人如此主張，就有如此可能。

說到這裏，我們又氣又憤，又羞又恥。氣憤的是他們不知道把我們當做什麼等級的國家，羞恥的是為什麼我們自己這樣的不爭氣和沒有出息。」「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歸根到底，還是要靠自己。世間實在有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我們決不可怨天尤人，而必須要自己反省，自己策勵！中國弄到這個地步，究竟是誰的責任？我們不能否認，大部份應歸咎於當政的國民黨，小部

份應歸咎於共產黨，其他一小部份應歸咎於其他黨派。而最大部份應由我們人民大家來負責，老實說，如果人民抬頭了，他們敢如此腐敗，如此個強，如此跋扈嗎？如果人民抬頭了，人民就可以任意選擇自己所喜歡的政府政黨，或推翻自己所討厭的政府政黨，他們還有什麼「法統」或「革命政權」之可言！

今日中國已到了和戰存亡的關鍵，我們人民應該自己自主自動的挺身而出，以民主的標準來度量，誰是真正民主，誰是假民主，誰是半民主？一黨專政決不是民主，我們就該鳴鼓而攻之。解放區的政權是不是民主？我們應當加以密切的注意而檢討之。共產黨人也應該及時嚴格的作自我檢討。聯合政府是比較民主，我們就應該羣起而主張之。假如能够舉行普選由人民來抉擇自己所喜歡的政府，是最民主，我們就應該固執而堅持之。

他們爲了私利，爲了黨益，似乎不能用和平協商的方法來解決他們間的問題，我們人民就應該自己起來裁判他們的是非，強迫他們解決他們間的問題，因爲他們間的問題的不解決，影響於我們的自由生命財產太大了！他們爲了「面子」，爲了「意氣」，可以不顧一切，火併廝殺，結果，使東北成爲國際共管，全國淪入阿鼻地獄，但我們人民決不願如此。惟有我們人民一致起來，才能保證政府政黨的不敢爲非作惡，才能保證我們的權利自由，才能保障中國的民主統一與和平建國，才能維持我們在國際上的四強之一的地位。（毅）

二 一個哀求

四川的學生殺訓育主任，南通的學生在考試的時候用手槍威嚇教師。這些可怕而可悲的嚴重現象，不知道黨國最高當局是不是有所聞。有所聞時作何觀感，作何解釋。

西北大學的學生帶槍，是一個在那裏教書的朋友親口告訴我的。那位朋友也因為害怕，不夠英雄，所以寧願失業而離開了西北大學。

學生是不是應該有槍的人，課堂裏是不是用槍示威的地方，教師是不是用槍示威的對象，這一連串的問題，如加以追問，研究，那我們未免太愚蠢，太不够做一個現代的中國人了。這是利用學生作政治鬥爭的必然結果。這是用下流的方法作政治鬥爭的必然結果。

我們如果說這是「賊夫人之子」，未免迂腐得有點頭巾氣，我們如果說這是「飲鴆止渴」，未免失言，近乎不智。我們祇有一個哀求：今後什麼禮義廉恥，道德這一類的話，是不是可以請黨國元老吳稚暉一齊替我們擲到毛坑裏去？噫嘻！好不羞煞人也婆哥！（木）

本刊歡迎投稿！

歡迎批評！

說童子操刀

潘光旦

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

中國有句老話說，童子操刀，其質實多，這句話恰好形容了三百年來科學進步的一半的結果。刀是一種人所發明的工具，本身無所謂好壞，祇是用途有好壞，用得適當就好，不適當就壞，刀自身不能發揮它的效用，發揮它的作用的是人，而人却有好壞之分，有適當不適當或健全不健全之分；以適當而健全的人來利用一種工具，其功用或結果大概也是適當，健全，而有益的，否則是有害的。童子操刀，指的是後一種可能的功用。大凡人利用事物，全都得用這眼光來看；水所以載舟，亦可以覆舟，自然的事物如此，人所自造的文物，包括一切比較具體的工具製作與比較抽象的典則制度在內，尤其是如此，說「尤其」，正因為它們是人造的，是人的聰明的產物，如果控制無方，運用失當，以至於貽禍人羣，那責任自然更較嚴重；人的聰明能產生這些，而竟不能適當的控制運用這些，至於尾大不掉，自貽伊戚，也適足以證明那聰明畢竟是有限罷了。

我們也得用這種眼光來看科學，科學也正復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一點也不少，一點也不多。它本身也無所謂好壞，好壞繫於人的如何控制運用。一部分人，見到科學昌明以後，人類的一部分公獲取了種種利用學生的好處，於是就讚揚科學，歌頌科學，對科學五體投地，認為是人類的福星，我想除非這一部分人中間，有人生就的是一副詩人性格，動不動要發抒他的感傷主義，這是大可以不必的。另一部分人，見到在同時期以內，科學表現了不少的摧毀敗壞的力量，特別是在歷次的大小戰爭裏，於是就此評它，詛咒它，認為人類遲早不免因它而歸於寂滅，而自原子能的發明以後，這末日可能來臨得很早。我認爲這是一種感傷主義的表示，大可以不必的。

我們要認清楚，一切問題的癥結在人，關鍵在人。童子操刀，問題絕對的不在「刀」，而在「童子操」。人運用科學，問題也決不在科學，而在人的運用與運用的人。我們要問這種運用科學的人是不是真能善於運用，真有運用的資格？換一種問法，就是他配不配運用？所謂善，所謂有資格，所謂配，指的是兩層相連的意思，一是在運用之際，能隨在參考到人羣的福利，始終以人羣福利爲依歸；二是他，運用者自己，必須是一個身心比較健全的人，至少要健全到一個程度，足以教他實行這種參考，篤守這個依歸。這兩層意思，第一層指人的運用，重在運用，第二層指運用的人，重在人。

我指出這兩層意思的分別來，因爲「人」與「運用」之間，比較基本的總究是人，人而健全，運用是沒有不得當的，反過來就很難想像了，而近年以來，中外論者鑒於科學對人羣的利害參半，對於有害的一半總說是「運用失當」，難得有人更進而提出如下的一類問題：失當的原因究竟何在？此種失當是偶然的呢？是一時計慮的錯誤而可以避免的呢？還是有些基本的因素使它不得不發生而隨時可以發生的呢？這基本的因素裏可能不可能包括人自己？可能不可能人本身就不適當。因此，他對於科學的應用也就無法適當？好比騎馬，馬是工具，人是馬的駕駛者，騎馬之人雖未嘗不聰明靈活，未嘗不略知駕駛之術，但也許年事太輕，或適逢酒後病後，神智不够清楚，終於把馬趕進了一個絕境，造成了斷頭股折的慘劇。這又回到童子操刀的比喻了。然則問題還不在一個操字，而在童子本身。

童子操刀，最淺見而感情用事的人責備着刀。其次也祇是在操字上做功夫，總說操不得方法，誠能操之得法，問題就解決了。一九三一年二月愛恩斯坦在加利福尼亞州工科學院對學生作公開演講，說「光輝燦爛的應用科學既節省了工作的時間，減輕了生活的負擔，而對於人類幸福的促進，又何以如是其少呢？我們簡單的答覆是：我們還沒有學到致用之道，一些明白事理的致用之道，要你們的工作得以增加人類的福佑，祇是瞭解應用科學是不够的，你們得同時關切到人。人的自身與人的命運必須始終成爲一切技工作的主要興趣。在你們繪製圖表與計算公式的時候，隨在不要忘記這一點」。這一番話是不錯的，從愛氏的嘴裏說出來，自然更有分量；但是不

够，單單就找字上找答覆，而不就童子身上找答覆，所以不够，愛氏在這話裏，也似乎只見到「人的運用」，而沒有見到「運用的人」。要見到运用了的人，問題才碰到了癢處。

三百年來，物的研究認識，物的控制運用，誠然是到了家，到最近原子能的發見與原子彈的試用成功，此種認識與控制，更是將近登峯造極。但人自己如何？人認識自己麼？人更進而能控制自己麼？我們的答覆是：人既不認識自己，更不知所以控制自己。人自己也是一種物體，這物體是一個機械體也罷，是一個有機體也罷，它總是一個極複雜的力的系統。我們對於這力的系統，根據物有本末事有先後之理，我們原應先有一番清切的瞭解，先作一番有效的控制。但三百年來，科學儘管發達，技術儘管昌明，却並沒發達昌明到人的身上來，即雖或偶然涉獵及之，不是迂闊不切，便是破碎支離。結果是，我們窺見了宇宙的底蘊，卻認不得自己；我們駕駛了原子中間的力量，卻控制不了自己的七情六欲；我們誇着大口說「征服」了自然，卻管理不了自己的行為，把握不住自己的命運。這正合着好像是耶穌講的一句話，我們吞併了全世界，卻是拋撇了自己的靈魂。比起這句話來，上文童子操刀，醉漢騎馬一類的話，還算是輕描淡寫。

人至今沒有適當的與充分的為科學研究的對象，是很顯明的。人屬於一個三不管的地帶。第一，人雖然也是一種生物，並且是一種動物，但生物學與動物學不管，至少是不大管，或雖管而其管法和一類樹，一個蟲，一隻青蛙的管法沒有分別，即雖管而於人之所以為人不能有所發明

。第二，人類學與社會學，以至於其它各種社會科學都算是以人做對象的科學了；但說來可憐，這對象是有名無實的。這些學問，祇是在人身份外圍兜着圈子，像走馬燈中走馬之於蠟燭一般，人類學算是最接近的，但它的注意範圍很有限，除了活人的那一個皮囊，叫做形體的，和死人的那一個架子，叫做骨骼的，以及這兩件事物在各種族中間的比較而外，也就說不上多少了。試問我們認識了這個皮囊和掛皮囊的架子，我們就算認識了人麼？所謂文化人類學，名為研究文化的人

，實際是研究了人的文化，名為研究產生者，實際是研究了產物，至多也祇是牽涉到一些產生者和產物的關係，以及產物對於產生者的一些反響；至於產生者本身究屬是甚麼一回事，我們的認識並沒有因文化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增加多少，社會學是人倫關係之學，似乎所重在關係的研究，而不在此種關係所從建立的的人。社會學的對象是人倫之際，要緊的是那一個際字，好比哲學的一部分的對象是天人之際一般，所以在不大能運用抽象的腦經的學子往往不免撲一個空。所獲的既是一個空，不用說具體的人是摸不着的了。經濟學原應該一面研究物力，一面研究人欲，然後進而研究物力與人欲的內外應合，兩相調適；但截至目前為止無論正是統派的經濟學，或唯物論的經濟學，似乎始終全神灌注在人身以外的物力的生產與支配之上，而於人欲的應如何調適裁節，完全置之不問。物力有限，而人欲無窮，以有限應無窮，前途必有坐困的一日，即行將來臨的原子能時代恐也不成例外；而不幸的是，問題中那無窮的一半恰好就是經濟學所「無視」的一半

。政治學與法律學都是所謂管理罪人的學術，而它們所請求的管理方法都是甲如何管理乙，張三如何管理李四，而不是甲與乙，張三與李四，如何各自管理自己，或於管理別人之前，先知所以管理自己。總之，各門社會科學犯着一個通病，就是忘本逐末，舍近求遠，趨虛避實，放棄了核心而專務外圍，所謂本，近，實，與核心，指的當然是人物之際的人，和人我之際的，每一個人自己而言，這便是三不管中的第二不管。

第三，人體生理學，心理學，醫學，一類的科學在人的研究上我們承認是進了一步。它們進入了人身。上文所說的那種通病，它們並沒有犯，我們不能說它們「迂闊不切」。它們犯的是另一種通病，就是上面也提到過的「支離破碎」。分析的方法原是三百年來一切研究具體事物的科學的不二法門。名為分析與綜合並行，實際所做的幾乎全部是分析工作，但分析就是割裂，割裂的結果是支離破碎，這在人以外的物經得起，人自己卻經不起，死人經得起，活人卻經不起，無論經得起經不起，支離破碎的研究，零星片段的認識，等於未研究，不認識，因為人是固體的，整個的，並且是箇別的固體或整個的，而零星片段的拼湊總和並不等於整個。總之，截至最近幾年為止，即在這些直接應付人的科學裏，人也未嘗不落水。我說截至最近幾年，因為一部分生理學家，病理學家，特別是精神病理學家，年來已經充分看到這一點，認為有機體是不能分解的，人格是不容割裂的，而正在改換他們的研究方法中，但時間既短，成就自然有限。

總上三不管的議論，可知人類自己對於人之

所以爲人，每一個人自己對於我之所以爲我，至今依然是一個「無知」與「不學」的狀態中。「不學」的下文是「無術」，就是，既不認識自己，便無從控制與管理自己。人不能管制自身，而但知管制物，其爲管制必然是一種胡亂的管制；人對於自身系統中的力，不知善用，對於其意志，理智，情緒，興趣，欲望，不知如何調度裁節，而但知支配運用身外的種種物質系統中的力，其爲運用必然是一種濫用，濫用的結果是「傷人實多」，而這個人字最後不免包括濫用者自己。這在上文已經預先籠統說過，但到此我們更可以說得明細一些。

人對自身的認識與控制是一種尙待展開的努力。此種努力分兩層，一是就整個屬類言之，他也是物類的一種，但究屬與一般的物類不同，他有他的很顯著的的特殊性，惟其特殊，所以研究的方法與控制的技術勢必和其它的物類不能一樣。上文團體或整個之論便是屬於研究一方面的。至於控制，即就此人控制彼人而言，我們就不適用所謂「集中」「清算」或「液體化」一類的方式，這些都是把適用於一般物質的概念與方式強制的通用到人，此其爲適用也顯然的是一種不認識的濫用。不過更要的是第二層。人是比較唯一有理性而能自作主張的動物；也正唯如此，我們才產生了關係複雜的社會與制作豐富的文化。每一個人是一個有機體，每一個人是團體的，而其所以爲有機體，所以成爲團體，每一個人又和每一個別的人不一樣。這樣，研究與控制的方式便又須另換一途；即事實上必須每一人各自研究自己，方才清楚，各自控制自己，方才有效，別人根本無

法越俎代謀；別人有理由越俎代謀的，在任何人之中，只是絕少數智能不足而精神有病的人。所以真正的人的學術包括得一個人的自我認識與自我控制，舍此一切是迂闊不切的，支離破碎的，或是由別人越俎代而自外強制的。前人的經驗，無論中外，其實早就看到了一層道理，所謂「自知者明，自勝者強」的即是。不過看到是一事，做到又是一事，以前雖也有大致做到的賢哲，但總屬少數，今後人的學術的任務，我以為就在更清楚的闡明此種看法，更切實更精細的講求它的做法，而此種學術上的任務也就是教育的最基本的任務，目前的學術與教育是已經把人忘記得一乾二淨的，學不爲己而爲別人，是錯誤，學不爲人而爲物，是錯誤之尤，目前該是糾正這大錯的時候了。

有了明能自知與強能自勝的箇人，我們才有希望造成一個真正的社會。健全的社會意識由此產生，適當的團體控制由此樹立，否則一切是虛假的，是似是而非的，意識的產生必然的是由於宣傳，而不由於教育，由於暗示力的被人漁獵，而不由於智情意的自我啓發而控制機構的樹立也必然是一種利用權力而自外強制的東西。這又說着當代文明人類的一大危機了。一般人不能各自控制自己已有欲望而不知善自裁節，有恐怖而不知善自鎮攝，有憂慮而不知善自排遣，有疑難而不知善自解決，於是有野心家出，就其應裁節處加以欺誑的滿足，應鎮攝與排遣處，一面加以實際的煽動恫嚇而一面加以虛虛的慰藉維持……；野心家更一面利用宣傳的暗示，一面依憑暴力的挾持，於是一國之人就俯首帖耳的入了他的掌握，

或爲被控制者，成爲奴隸；其間絕少數稍能自立的，即自作控制的，亦必終於因暴力的挾持而遭受禁錮，驅逐，以至於屠殺。獨裁政治和極權政治不就是這樣產生的麼？希特勒，墨索里尼一類的天罡星，不就是這樣應運而下凡的麼？

甚麼是野心家？從本文的立場看，野心家就是最不能控制自己而不幸的又有一些聰明才幹足以助紂爲虐的人。野心的野即應作如是解釋，自己不能控制以至別人也不容易控制他，就是野，希特勒有種種欲望，其中最大的是愛權柄的欲望，他自己已不知所以運用意志的力量來控制這欲望。反而無窮盡地施展出來一任這欲望成爲控制他人的力量，控制得愈多，他的權柄便見得愈大，控制了德國不該，更進而控制東歐，全歐，以至於全世界，有一個笑話不是說希特勒拜訪上帝，上帝不敢起來送行，深怕他一站起來，離開寶座，希特勒就要不客氣的取而代之？這真十足描寫了野心家愛權若狂，而不知裁節的心理，不過從控制德國以至於全世界，但憑欲望是不够的，他必須運用物力，必須駕馭科學，規模之大，又必須和他的欲望相配合，於是他就從人的控制進入了物的控制，從人力的濫用進入了物力的濫用，而就當時德國與其鄰邦的形勢而論，因爲大部分直接運用物力的人，例如科學家之類，向來沒有請求過自我控制，自作主張，也就服服帖帖的由他擺布受他驅策，至於肝腦塗地而不悟，第二次世界大戰，一部分所由演成的因緣，不就是這樣的麼？

禍福無門，唯人所召；文明人類一大部份的禍患，我們可以武斷的說，是由於人自己釀成的

東北和戰是民族存亡的關鍵

· 人北侯 ·

東北的戰亂局勢，隨着近兩天的軍事變化，又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個階段，可以說是和戰的最後階段。想：是和？是打？是要中國生存？還是要中國滅亡？和，可能就此永遠和平，中國得以生存下去。打，可能從此全面的內戰爆發，中國要遭遇滅亡的悲運！

我們沉痛的要求，要求和和平，要求不要打，我們主張商談。打，解決不了今天的中國整個的問題。大家平心靜氣商談，是求取和平的唯一途徑。國民黨則有十幾年的歷史，事實如何？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共產黨他們有主義，有理想，有羣衆，有組織，不允許我們掩耳盜鈴的仍視之爲「匪」，今天使我們可以肯定的說：用武力是不能消滅他們的。反過來說：共產黨也一時不能消滅國民黨。在這種情形下，打，除了破壞國家財富，犧牲人民生命，導國運於衰亡而外，有什麼好處？和平纔能救中國，商談纔能有和平，和平之後纔能談到復興中國，建設中國。

在重慶的和平談判的決裂的焦點，在於長春。那時中共已占領長春，政府堅持先收回長春，然後再談其他問題。長春這塊地方，「九一八」前是個荒城，政府的速官顯

要誰會注意？想不到被日本經營十四年，恥辱的負着「滿洲國」政治中心地的汚名。蒙難十四年，到今天成了現實，但又披披上恥辱而又血腥內戰的血衣。這塊地方的居民，從前國家使他們被異族視爲亡國奴，而到今天，國家又使他們爲亡國內戰的祭品，白山黑水之間的居民，那個不在悲痛！那個不在哭泣！那個不在憎恨！今天主張打內戰的人，你們的父母不會在那裏，你們子女不會在那裏，你們家居是最安全的地帶，你們過高等華人的生活，而你們却想用炮火殺死多數貧窮的人民。爲你們的榮華，爲你們的富貴，爲你們的淫慾，爲你們的自私自利！其心何忍？

今天的全國的貧苦的人民，他們不敢夢想有多麼幸福的生活，他們只希望和平自由的日子。尤其淪亡十四年的東北同胞，經過這長時間的剝削，壓迫，侵害的慘淡生活，他們的心目中，只是要和平，要自由，要安寧的生活的日子。

爲了和平，在商談最後的關頭，民主同盟的各方代表，曾向政府，中共，馬歇爾建議：中共軍隊退出長春，國民黨軍隊也不進長春，然後用政治解決紛爭，但爲政府所拒絕。四平街的爭奪戰揭幕，東北人民開始死亡，內戰在普遍化，全面化，這是中國滅亡的危機。誰不驚懼？誰不痛心？民主同盟的各方代表，又本初衷，提出三項心，呼籲和平。但有許多「中國人」反對，他們主張打。關於這項提議，毛澤東先生表示同意，但政府沉默，國軍不但進了長春，且要更進一步。因此，和戰的關頭，到了最後的階段。

按目前的事實講：政府收回長春的願望已達，正是實踐政治解決求取和平的時候。但是國軍

，而其所由釀成的最大原因，是自我控制的講求與缺乏，這種局勢是自古已然，於今爲烈，而今日所以加烈的緣故，則是一面人自控制的力量雖沒有增加，甚或續有減削，而人對於物力的控制的力量，則因科學的發達而突飛猛進，兩種力量之間，發生了一個不可以道里計的距離，社會家稱此種不能協力進行的現象爲「拖宕」，拖宕一名詞是何等的輕淡，而其所釀成的殃禍卻真是再嚴重沒有，不過這種嚴重的程度：一直要到第二次大戰將近結果，原子彈發明以後，才進入一部分人的深省，原子分裂所發生的力量是非同小可的，以視蒸汽的力量，電流的力量，不知要大出若干倍數，惟其大，所以更難於駕馭控制，人抵爲了破壞的目的，在制敵人的死命的心情之下，此種控制比較容易，所以原子彈是成功了。但爲了建設與人類福利的目的，控制的功夫似乎要困難得多了。淺見者流不斷的以進入原子能新時代相誇耀，把原子能可能產生的種種福利，數說得天花亂墜，不過沉着的科學家卻不如是樂觀，即如英國軍事委員會的科學顧問，艾里斯教授說，我們可能用原子能來駕駛海洋上的巨輪，但爲了保護乘客與船員，所必需一種防範機構一定是笨重得不可想像，甚或根本不可能有這種機構。又如生物學家赫胥黎說，原子分裂所發生的種種高度放射作用對於人的健康與遺傳是極度的有害的。這又引起控制與防範的問題了，再如英國奧立芬脫教授指出製造原子能的廠房一帶所遺留的灰液會發出種種致命的電子性的「毒氣」，而毒氣所波及的地帶，根本無法防衛，長期的成爲無人烟與不毛之地。

人烟與不毛之地。

的取得長春，不算什麼嬌傲的事，共產黨軍隊的退出長春不是什麼可恥的事。可嬌傲的事，是受人民的擁戴。可恥的事，是破壞和平。今天的局面，已面臨和戰的最後階段，不容許躊躇，看誰有誠意要全國真正和平，看誰做受人擁戴的事，看誰做破壞和平的事。這是一個好的考驗。

可是，一切消息，是使人民沉心的。無論用怎樣美麗的言辭掩飾，人民的眼晴是明亮的。五月廿五日的合衆社南京的消息，說得很詳細，內容是這樣的：「今日傳稱：不問和平談判抑或訴諸武力，國軍決不改變接收安東，哈爾濱，齊齊哈爾，及東北鐵路沿線其他城鎮之初衷，美式配備並由美國人訓練之國軍部隊，正自新佔領之四平街及長春二地向外發展之際，此間今日獲悉，東北行營主任熊式輝及杜聿明中將於本月二十二日均曾致電軍事委員會及北平軍事調處總部，敦促中共須嚴格遵守停戰及軍隊改組之協定。此二國軍首領均表示願意和平解決東北糾紛。但要求中共自動退出長春，哈爾濱及其他鐵路城市。就此項電報及東北之軍事行動以觀，長春之失陷斷非佳兆，南京方面倘不成立和平解決方案，衝突恐仍不免」。

這一段消息，很清楚的說出，東北內戰的危機不因長春之已歸國民黨而減少。求取和平，還須期待於南京的商榷。再從另一個合衆社的消息看，更足以說明東北的情勢的傾向：「據可靠消息稱：白崇禧，顧祝同，張發奎，陳誠，及李宗仁等五軍事將領已聯名呈請主席體恤衆意，須由中央政府接收整個東北」。這一段消息，有一點使我們懷疑而更爲沉心。就是中央政府接收「

整個」東北的方式的問題。從這五位將領的通電的意思看，好像是說：「我們有軍隊，要接收整個東北，大家的意思，要打下去」。如果真有此意，我們就不能不懷疑這五位將領的居心，賣國求榮固爲人所共恥，但害民求榮亦不會爲人所稱道。今天的東北問題不是打可以解決的，第一，國民黨軍隊不能消滅共產黨。第二，東北地理環境適於持久和遊擊戰。第三，內戰日久，足以引起國際問題。第四，東北內戰延長，全國全面內戰必爆發，經濟亦隨之必崩潰。可見用武力解決東北問題，是極危險的舉動。這是「衆意」，這才是體恤人民的衆意。可是事實的情形又如何呢？聯合社五月廿五日南京電：「東北和戰問題，今屆緊要關鍵，據熱悉馬歇爾特使調解經過之觀察家稱，如欲促使國共雙方化干戈爲玉帛，目前爲絕好機會，馬使可以壓力施諸雙方，使其休戰」。中國內部現已分爲兩個陣營，其一主張迅即恢復和平，另一鑒於國軍輕取長春，則主張沿長春鐵路繼續作戰。主和者包括民主同盟，共產黨少數右派份子及國民黨一部份進步份子。主戰者則爲軍人，如東北保安司令部杜聿明即其中主要人物。新民報載稱，白崇禧，陳誠，李宗仁現亦主戰，將主席在過去數日間所與商討人士，亦非主和者，長春業經收復此正馬使使出雙方停戰之機會。政府方面曾謂在長春未收復前，拒絕任何談判。目前長春雖由政府以武力收復，但共產黨似已願開始和平談判。以故馬使現有兩途可循，即（一）向雙方施行所有壓力，使立即休戰，（二）採取「觀望政策」而坐失良機。馬使如採取第一途，可使中國踏上民主憲政及

也就是這一類的科學家如今正進一步的呼籲着物力的控制，覺得前途控制一有疏虞，文明人類便要瀕於絕境。不錯的，這是一個臨崖勒馬的時候了。不過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問題的癥結不在馬，也不在那勒的動作，而在那勒的動作的人，如果人本身有問題，臨時不是不想勒，就是根本不會勒，總之，他對自己既作不得主，名義上對物作主，實際上等於被物作了主去，就是，一發而不可收拾，據說，當初英美，美，加等國的科學家在墨西哥試驗場上，等待第一顆原子彈爆發的時候，大家就手捏一把汗，深怕它引起所謂連鎖的反應一發而無所底止；後來幸而沒有。可見即在謹嚴的科學家手裏，物力的控制也不是一件有把握的事，一旦如果掉進希特勒一類的人的手裏，殃禍所及，那真是不可想像了。

總之，我們不得不認定人的控制是一切控制的起點，一切控制的先決條件。人而不知善自控制，在他應付物力的時候，別人想諄諄勸勉他作妥善的運用，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也認爲解決問題的基本途徑不在政治，經濟，社會的種種安排，有如近來許多作家所論，而在教育。童子操刀以前，必須先受一番明習的教育。

再生

每逢星期六出版

實售國幣三百元

主編者 再生社
發行者 再生社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
三三四弄九號三樓

印刷者 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法界四四號

電話 九三四五七

獨立之途，如採第二途則中國內戰勢將延長，抑有甚者，蘇聯或將因此出而保護長春鐵路，緣該路係由中蘇共管，如戰事延長，恐將陷於停頓。

目前的情形，是多麼明顯，目前的局勢，是多麼危險。求中國生存，只有和平一條路可走。我們希望在這最後的關頭，國共雙方不必待馬歇爾元帥施諸壓力。要自動的互忍互讓，為中華民族的成長，為世界的安寧，要和平解決東北的問題才對。主戰的人，更要認清中國當前所臨的危

目前中國，好像除開共產黨問題，就沒有別的問題，除了接收東北，就再沒有別的事做。每一個人都呆望着和耽心着那內戰之火，迅將延燒開來，會把方塊亂體的中華民族重行燒成焦頭爛額。

共產黨問題，固然是個重大問題；接收東北固然是件緊要之事；但一些宣傳家和若干主官引導人民的眼光集注到共產黨問題和東北接收上去，而把別的

都擱置着不去辦理，不去考慮，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是掩飾自身的腐敗與卑劣嗎？

東北以外的地方，不要修明政教嗎？共產黨「擾亂」不到的地方，不要重新建設嗎？這些地方現在在做些什麼？有了着什麼？打算些什麼？是不是能說：共產黨問題不解決，那也只有由他擱着呢？不能罷？那末：試看一看這些安全地方在鬧些什麼玩意兒，演着什麼樣的戲文？一句話說：不僅不去克服社會經濟矛盾，而且加緊運

險的局面，內戰只能害中國，不能救中國。內戰只能使中國滅亡，不能使中國生存。內戰不但不能解決國內問題，且將引起國際的糾紛。至於以私黨利害和以個人得失的錯誤觀念為前提的人，也該以國家民族為重。為中國生存的？是的，「惟和的」理想，怎樣才能使他們生存？是的，「惟和平的」談判，將視將主席態度如何而定」。我們更希望蔣主席體念中國人民的苦難，不失八平領導抗戰的英明。今天的局面，蔣主席是可以使之為安，

用政治手腕去製作矛盾，去製作是非，使各種事業亂成一團糟，這不能不說是政治上的「美德」。

浪費，本來是資本主義生產制度上的「美德」。反映在政治上就是爭競壟斷。而從政治的空檔吹進來的外國風，根本損害着中國的健康的，就是那資本主義的矛盾與操縱的手法，一種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政治形態，在中國所騰起的尾巴，是法西斯政治哲學與納粹手段。慎子說：「立天

政治上的浪費

劉英

則爭，雅則相傷……」這個疑字不管作疑惑的疑解釋，或是作假擬的擬解釋，總之是說，不可造作矛盾，不可造作對立，致使形成雜亂相賊之局。今天應該明白「天道因則大，化則細」的道理。相忍無國，切不可執其細德，強人偏化。各黨各派，協商合作就正說明了各黨各派領袖的賢明，通今古，審時變。不幸則協商的成就，還在期望之中！

可以使之為危的，他的一念，可以決定中國民族的命運，這一點我們希望蔣主席顧大我而棄小我。爭取全國的和平，爭取全民的受戴。我們更希望毛澤東先生以過去苦鬥的精神，用和平政治，來拯救中國的苦難的同胞，使中國達到康樂的境界。這可以說是我們中國千千萬萬的苦難的同胞的一致渴求。因此，我們堅決的主張：不能再打。東北的問題和其他的一切問題，按政治協商會議的方式來解決。

今天，就是和戰的關鍵。看誰使中國民族生存，看誰使中國民族滅亡，看誰是中國史上的功人，看誰是中國史上的罪人，今天，是和戰的關鍵，也是中國民族存亡的關鍵。

(五月廿六日)

什麼是言論自由？

「言論自由」的意義，是你對任何公共的問題說出你所想到的任何話而不怕別人的干涉，別人也可以同樣自由地說出他心坎裏的話。無論你如何不喜歡他的言論，你也不能為了他說了那些話而處罰他。無論他說的話多麼激烈或者多麼不合理，他還是有權發表他的意見，正如你有權發表你的好意見一樣。

一 「和既不許，戰又不 能，祇有拖」，

這是本月十九日，大公報載，陳誠將軍的談話。我們想像中的陳將軍是一位威風凜凜的將軍，在談話中所表現出來的姿態却是這樣軟無力。

我們先問，和既不許，為什麼人所不許？為何應欽將軍所不許麼？為國大預備會裏一些要打邵力子的，代表「民意」的人們所不許麼？我們這些人，假如也能算人的話，日夜在企求和平，和平不但為我們所許，而且是我們所求之不得的。

和平是為共產黨所不許麼？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十八年的專政，十八年的屠殺，十八年的包而不辦，統而不治，十八年的窒息了自由與健康的活動，所造成的一股怨毒不平之氣，是足以使天地失位，日月無光的。國民黨祇學會了專制時代的兩句格言：「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但是專制時代還有另外兩句相反的格言：「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對於這兩句格言，國民黨絕不採納，絕不引用。因為牠是一個革命的政黨，揚棄了這樣具有封建意識的格言。

在這個情形之下，責備共產黨無誠意，責備共產黨破壞和平，固絕不足以服共產黨之心，對你表同情的又有些什麼人呢？

雜感兩則

假如國民黨，在今天，還想恢復政治威信，我們認為絕不在乎用武力收復什麼長春，短春。問題的解決，也不在乎用武力收復什麼長春，短春，短春。你們失面子的事情太多，太多，收復長春便算有了面子麼？單靠面子可以過一輩子的日子麼？我們絕對不相信，絕對不相信。恢復政治威信，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請你們先向全國善良的人民和各黨各派承認一下，「朕躬有罪」。將多年來你們造成的這一股上沖雲霄的怨毒不平之氣先沖淡一點，再拿出誠意來和有關各方共商國是。即使如你們所說，共產黨一分誠意也沒有，你們還得拿出十二分

的誠意來。積日累月，假如共產黨永遠沒有一分誠意，那時遭人民厭惡憎恨的，將不是你們而是共產黨。假如共產黨不和你們同樣愚蠢，牠決不敢，也不能永遠沒有誠意的。

這樣說來，和不是為什麼人所不許，反過來，戰也沒有什麼不能。兵權在你們手裏，你們下令戰就完了。如果說老百姓吃不消，管他娘的老百姓呢？流離死亡由他流離死亡，好仗我自打的。充其極也不過亡國滅種。有什麼大不了一回事呢？而且亡國則有之，滅種則未必；因為老百姓斃死得干干淨淨，一部分的達官貴戚，有美金存在美國的一部分的達官貴戚

白旭

依然可以在美國替先祖黃帝留一枝「香煙後代根」的。春秋佳日，還可以坐飛機回來掃一掃先陵的。所以戰也沒有什麼不能。惟他則萬萬不可。老百姓是和則生，戰則死，拖則不死不活而終歸於死。千萬大慈大悲，修子修孫，不要給我們走這第三條不是人走的路，假如我們還是人，還被當作人看待的時候。

二· 死於諸公之前

張君勳，梁漱溟等幾位先生發了一個給蔣毛兩先生的通電。中有一句是「願死於諸公之前」。他們希望能恢復和平協商，不忍再看見無意義的內戰繼續下去。

我覺得這幾位老者不免把自己看得太大了。

你們死了，對於所謂「諸公」有什麼損失？這一點，你們是應該深思一下的。不錯，你們都是年高德劭，士林景仰，但是這又算得什麼呢？你們大膽了也不過是個一品百姓罷了；你們有槍沒有呢？人家在質問「你們的力量何在」了。你們其將何詞以對呢？官不畏民不畏死，奈何以不畏死懼之？道德經

在今天，是應該這樣靈活運用一下的。



國內
時事
分析內戰擴大乎？
和平解決乎？

· 殺生 ·

以整訓部隊為任務的白崇禧於十七日由北平飛抵瀋陽後，四平街的戰事，就急轉直下。十九日國軍進入四平街。白氏對大公報記者稱，目前戰爭狀態，整軍無法進行。白氏去東北，可見並不是為了整軍，而是傳達當局的重要訓令。

四平街之戰，至為激烈，共歷三十三日。雙方動員兵力估計達十五萬之上。當地人口原為十七萬，現僅餘四萬人。這些人民那裏去了？不是死亡，就是跟着民主聯合軍走了。

杜聿明說，四平街是打下來了的，不是中共讓出來的。杜氏的聲明，一方面表示他的赫赫武功，另一方面使我們知道有中共讓出之說。

真相究竟如何？我們只有從報紙和通訊社找消息，然而據外國記者的檢討，「全中國報紙多不負責任，報道失實，偏見甚深。國共兩方之報紙與通訊社，尤多歪曲事實，筆戰不已，危及國家和平，致馬帥調停工作，益見困難。全中國國內現無一家報紙或通訊社，能中立不偏以公正無私之見地處理新聞者。政府主辦之惟一大通訊社為中央社，為國民黨主張之發表機關……其連篇累牘之國內新聞，完全記載共產黨之罪惡，或真或假。」（在這裏使我們連想到，二十一日國大準備會議代表見馬特使，陳說共產黨之罪惡，馬特使稱，我知道的較為詳盡正確。編者註）新華通訊社則為共產黨主辦之惟一大通訊社，由延安所發消息，其黨見較中央社尤深。雖為民主與憲法權利呼籲之事例甚多，惟每一涉及國民黨輿論認為反動法西斯派或反民主頭固派。……今日最近於中立之報紙當推政學系之大公報，該報社論間或批評國共兩方，然因設備欠缺，致其新聞報導不能正確。至於外國記者之報道是完全正確嗎？恐怕亦未見得。說到這裏，我們不但為老百姓們悲哀，因為不是蒙在鼓裏，就是被欺騙了，並且為我們寫文章的人們悲哀，處處是宣傳，在在是造謠，使我們很難獲得冷靜清醒的判斷。抵南京後迄保持沈默的馬特使有見於此，於二十日發表書面談話，呼籲

雙方停止宣傳戰，他說：「目前國共兩方之宣傳戰，自必刺激情感，而增加若干暴躁人士釀成大火之可能。怨恨與懷疑交織而成之過分宣傳，予目前情況以重大刺激，並引起危害中國人民的後果。」其實，暴燥人士用不到什麼刺激的！

國軍進入四平街後，自向前推進，據二十四日消息，國軍已進入長春。自進入四平街以來，五日之間，一鼓開入長春，中共軍沒有頑強抵抗，自是一個大原因，中共軍是否作戰略的撤退，或政略的撤退，抑是避重就輕，而在別處開闢「第二戰場」，現雖不得而知，但鑒於平津和濟南徐州的局勢，似乎有此可能。（據董必武談，東北共軍轉往山東之說，絕非事實）。假定如此，普遍的全面內戰，或許會不幸而成爲事實。

可見，即使長春接收了，在政府方面不能謂已有所得，在中共方面不能謂已有所失，總之一城一市的得失，並不能解決問題的根本。軍事的勝利也決不等於人民的和平。根本的解決方法，還是停止戰事，政治協商，實施民主憲政。軍政部長陳誠於十九日在鎮江對記者稱：「大局沈悶，舉國同感。一般人看法，和既不能，戰又不許，只有拖」。這種拖的辦法決不是辦法，拖的結果，只有把人民完全拖死而已。「戰又不許」是實話，「和既不能」則我們未見為何不能和的道理。全國人民一致的希望是和平，如果尊重人民的意志，國共兩方有何事不可談而必須戰！人民不自己捱立起來，國家總是弄不好，這是我們的結論。

以調停人自居的馬特使，似乎沒有感到疲倦和灰心，他仍然在「忙於與中國各黨派代表及其他方面人士，商討如何恢復東北和平局面。渠對於華北嚴重局面，深表關切，現正竭力遏止東北戰事延至華北。」（二十日書面談話）。

二十一日，馬氏與周恩來長談，政府代表邵力子邀宴中共代表。沈悶的大局，漸有活動之象。民主同盟仍沒有代表抵京，他們的意思或許是在

評史大林演說

資料室

本年二月，當史大林發表了他的競選演說之後，美名評論家李普曼曾在二月十二日的「華盛頓郵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為「史大林演說」，另一名評論家威爾遜亦曾在二月十七日的「午報」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新的蘇維埃政策要求長期的和平」，兩人雖同是評論史大林的演說，但看法不同，頗有幫助我們瞭解蘇聯政策的價值，特由龍超君譯出前文，而由編者節錄後文。並以此作為本期的國外時事分析。

目前為止，蘇聯的中心目的，已經毫不神秘了。一度的確成疑問的主要問題，已經很顯明了。這主要問題是：蘇聯將德日擊敗，處於高枕無憂的優勢地位後，蘇聯究將先增進其人民的生活水準，抑或先致力於軍備的擴充呢？史大達林之演講，把這問題解答了。他宣佈於未來十五至廿年中蘇聯將盡力於發展其軍力。雖然亦有「擴充……大量消費的生產」之說，但史氏已明白表示，此目的僅為次要的，且附屬於「應付意外」的軍事力量之發展。

史氏的演講，斷不至引起任何誤解。他費了不少時間，用以頌揚及證明共產黨的優點。他的理由何在？是否因為提高了百姓的生活？並非如此。他的理由是十三年的短期中將俄國造成一個一等軍事強國的成功。他辯護蘇維埃制，並非說蘇維埃制提高人民生活水準，而是說蘇維埃制所造成的軍事國家的工業基礎，不但快於私人資本主義過去的成就，且未非資本主義所能及。

史大林不欲妄稱俄國人民的生活水準較西歐或北美更佳乃至相等。他亦並不辯稱蘇聯的工業制度，即使為了軍事目的，其生產力較美國更強。他所得意揚揚的，僅為在共產主義之下，始能在如此短期中，如此落伍之國家中，造成如許的軍事工業力量。史氏承認美國生產制度強過俄國，但同時亦指出美國之進步與發展歷時五十五至七十五年。

史氏雖是對蘇聯演講，但其所說：「俄國式的共產主義將落伍的人民

未停戰前，不知如何入手協商，亦或許是在等待兩方的誠意保證，免得徒勞奔波，愧無寸功。但他們對於時局的危急，決不忍於保持緘默，二十一日留馮領袖張君勳黃培梁梁漱溟章伯鈞沈鈞儒聯署致電南京蔣主席及延安毛主席稱：「同人等寧願今日死於公等之前，不願身見其事，（即激戰再不停止，勢必牽動全局，舉累月以來的協議而破壞之——編者註），特為下列建議，備請即刻停戰：（一）中共軍隊退出長春，（二）中央不再進兵長春，（三）東北政務委員會駐長春主持政務，就地組織警察，行使職權，所有委員人選由各方協商，而由中央簡命，其他一切問題，概俟停戰後協商解決」。一方面顧全中央的威信面子（如中共退出長春，中央簡命委員人選），另一方面顧全事實，不使事態擴大，牽動全局，甚至牽動國際，這種建議，我們不能不認為是較為公允。然而國民黨的報紙，如正言報，却說：「迄今國軍收復四平街，長春共軍動搖之際，民主同盟忽提出共軍撤出長春之條件以交換國軍不再進兵長春，復提出東北政務委員會駐長春之議，使政府不能接收長春行政權，其動機顯為獻納援兵之計，向共黨暗送秋波」。正言報的意思，似乎說，長春都已收復了，民盟的建議可謂不識時務。以軍事的進展，作為權威的升降，和在政治上發言的輕重，如果這種心理不改，這種態度不變，很難使人相信當局有協商的誠意和實施民主的決心。

二十二日，馬特使與周恩來再作長談，續遏止關內衝突及宣傳休戰事。政府代表張羣由京抵滬，與民主同盟及青年黨，交換意見。聞張氏會轉達蔣主席之意志，亦不主張內戰擴大，極願和平解決。大局漸露生機，協商有開始之象。

二十三日，蔣主席偕夫人飛瀋陽，慰問東北父老同胞疾苦！一般預測東北問題將有重大發展。「拿下長春再說」，長春既拿下了，威信和面子既挽回了，是否就此適可而止！見到東北父老同胞，因戰爭而遭受的種種疾苦，是否有動於衷！

毛澤東覆電表示接受民主同盟三項建議，但國軍已進長春，是否民盟的建議已「不識時務」？長春進入後，是否進而「接收」哈爾濱？接近蘇聯國境後，中蘇盟約是否更可成為盟約，而更可促進中蘇的邦交？今日是和戰關頭，今後的變化，不是「武力萬能者」雙輪到底，就是「政治解決論者」漸漸抬頭。為了人民，我們但願中國從此太平！世界從此太平！

變為強大軍國之唯一捷徑」之語，則將為全歐洲工業落伍而人口稠密的國家所重視。雖然俄國向未有美國式的選舉，但曾有全民投票，認可共產黨的繼續統治蘇聯。史大林在其演講中，通告俄國人民彼等所認可者為共產黨實現至少三個乃至四個五年計劃的方案之實行中，槍炮比牛油更為重要。

演說中的數目計算，亦頗簡單。軍事工業強國的基本量度標準為鋼的生產。戰後期——一九七〇以後——俄國要達到六千萬噸的產量。此即約為一九四〇年美國的產量。而為俄國一九四〇年所生產的三倍。此項產量超出英帝國及德日在一九四〇年的總產量。僅鋼一項，即足以成為鉅大的軍事潛能。除此而外，最關重要之點，就是在舊大陸上，未來一世代中，決無任何國家能與俄國相比擬的工業發展。英國、西歐甚至加上德國西部，均無堪與蘇聯比較的發展的可能，中國及印度更不必說。

史大林未曾提及人口。但若提及，則俄國未來數十年中軍事上的相對優勢，必更為顯著。根據史特萊茲漢伯的名著「明日之均勢」所說，英國、法國西歐與德國的白種人的兵役年齡二十歲至三十四歲的壯丁數目，將均在減少之中。而在蘇聯則祇有激增。故史氏實已將人力與工業力量混合計算，所以，我們毫無理由斷定蘇聯缺乏爭取軍事上的優勝地位的方法或意向。

同時我們尚須替美國計算一下。工業潛能方面，美國目前遠在蘇聯之上，即至一九七〇年，亦能如此。俄國致力達成六千萬噸的鋼的產量，美國可望達到一萬二千五百萬噸。然而在人力方

面，美國則未必有增進，而蘇聯則必然。在未來的重要關頭，美國仍將為民主國家的主要兵工廠。但美國不能供給民主國家的主要之大軍。因此更不能單以美國本身所有，用以應付任何意外！用史氏之語——而維持美國安全所需的全部軍力。

所以，既然史大林明白說出，決以軍力為其第一目標，美國遂亦不得不有一同樣的決定。這決定然是利用美國優越的工業力量，克服戰爭中所有的匱乏，我們將有剩餘力量以加強，重建，並改革西歐的工業力量，同時在發展亞洲工業落後的區域的工作中，應佔一領袖地位。今日史大林不能希望美國在蘇聯實現其既經公佈之計劃時接受其分割西歐的主張。因為共產黨既在俄國為了軍事目的，重新造成一個強有力的國家經濟機構；當然在民主國家的領導之下，亦須有一個新而有力的國家經濟組織以維持均衡而抵制之。

本文全部的論點均假設史大林說的話是一句話，而其所說的決非泛泛之論。史氏所說的決不認真。因為他的演講，既非競選演說而已，又非空洞的宣傳，而為政策的表白。其言論的嚴重性，使之成為美國及其他密切關係的國家的外交政策的大前提與主要考慮。史氏言論的嚴重性，令人不能以欺欺底里亞，小刺激，或懷脾氣對付之。

美國人曉得蘇聯在十五年至廿年中所要做的，是什麼回事。除非我們以同等的冷靜計算，我們能做和必須要做的是什麼，在力量的對比中，什麼是我們可以相等的，和在不可較量方面，什麼是我們可以大大超越之後，我們才可以嚇止蘇聯

或轉變蘇聯。

史大林演說中所說的，並非是共產主義為托邦；他所說的是一个強有力的蘇維埃國家的展露；在此國家中人民的福利與自由附屬於軍事力量之下，對其他國家的人民，史氏亦未給予安全力量，福利，或自由；而美國如有此種精神，可以給予他們上面所舉的一切。

☆ ☆ ☆

史大林的演說，說明了今後二十年的蘇維埃外交政策與經濟政策。過去，蘇聯的領袖從未在同一個時候提到三個至四個五年計劃，這次，史大林却說到一個以上的五年計劃。史大林的計劃，是要求蘇聯的工業水準在一九六〇至六五年，達到一九四〇年美國已有的水準，也就是超過一九三〇至四〇年間英國或德國的工業的三倍至四倍。

我的意見與別一些人的看法相反，蘇聯這個工業化的計劃，並無使我們不安的理由。蘇維埃工業化，並不是一個國際的危險，也並不是等於軍事化。因此像李普曼那樣，竟感覺到蘇聯的計劃，實際上是一個明確的超軍事化的決定，真叫人詫異。蘇聯軍事化的決定，不決定於他們的工業生產的量。蘇聯資源的被用於軍事目的程度，乃決定於整個的國際形勢，決定於原子彈與軍縮等的協定，就整個來說，是決定於三強合作的程度。

蘇聯工業化並沒危害三十年代的和平，蘇聯只在德國侵略威脅露骨時，才開始進行緊張的軍事化。即使蘇聯已有現代的軍事機構，他的外交政策，依然是非常審慎的，有保留的，和基本上是守勢的。後來，戰爭發生，蘇聯的工業化成為歐洲西方世界的福音，蘇聯的坦克與大砲，解救美國人與英國人的性命。這如此巨大的計劃需要一個穩定而長期的外交政策，是要避免軍事擴展的冒險的。

關於倫敦聯合國會議

范登堡

主席先生，余今向參議院同仁諸君報告聯合國倫敦會議之經過，並感謝諸君同意總統任命余為代表美國出席之一員。

余初意俟參院出席倫敦會議之另一代表——參院外交委員會主席康那利先生——返國後始行報告。但最近情形使余變更此意。康那利先生行將於最近返國。余對其在倫敦之工作表示十二分讚揚。伊運用智慧，熱情及忍耐完成重要而艱巨之任務。伊對參院，對國家，及對其職務確供獻顯著成績。

主席先生，余坦白承認余自倫敦帶回交雜之感想。余不對聯合國組織之成立即世界從此自動和平之觀念抱幻想。但余深信世界和平與聯合國組織之前途發展有不可分離之關聯。余更確信國際關係愈複雜愈惡化，世界愛好和平之民族愈有努力使此組織成功之必要。余認為除非英美蘇三國聯合或獨自破壞之，則此組織終能成功。

諸君對倫敦成敗中之某些方面表示失望，余亦有同感。余對某些衝突趨勢亦與君等同表憂慮。余亦同意君等意見認為舊金山憲章某些方面應當改善。但余不同意某些悲觀論調，認為聯合國組織從此即不能担任解決世界現實問題之任務。吾人不應忽略危機，但更不應忽略大家擁護之願望。倫敦成就之可注意者，不在其未曾協議部份，而在其巨大而重要之已經協議部份也。

主席先生，余不得不重述，在此原子時代，

戰爭決定於幾分鐘時間，世界如不欲走入滅亡之途，則聯合國組織必須使其成功。有些人正在提議聯合國組織之替代物。余鄭重對其忠告，假如聯合國組織不能成功，任何替代組織行將遭遇更多之阻礙。

此憲章有其缺點，吾人自應隨時覓取機會使之改良。愛好和平之友人應協力研討之。但吾人首先應學習實踐其所已獲得者，吾人應使聯合國組織開始工作。此為所謂世界五強之任務，更為其中之三強之義務。尤重要者，此尤為美蘇兩國之責任。

主席先生，吾人試先觀察倫敦會議之經過。卅七日之時間使聯合國組織由紙上計劃變為行動之機構，由理想變為事實。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吾人只有一崇高之幻想。至一九四六年二月十六日吾人已擬妥聯合國大會，安全管理事會，國際法院，文化及經濟理事會，等等其體機構。在一月十日吾人只是紙上談兵。卅七日後，吾人將其付諸實施。現在最要者即勿使之返回紙上空談耳。

關於組織上之決議，曾引起許多糾紛。但最終仍護全體之協議，彼此間絕無不忠實及破壞之猜疑。換言之，此第一次之聯合國全體大會之最初目的已於極友好之空氣中完成其使命。會中曾有極活潑之爭論，但亦有同樣之協議。整個組織已開始活動。此卅七日確代表一極有意義之時期。以上成果乃經過許多努力與調和許多不同觀

點而獲得者。舉例言之，余曾為行政小組及預算小組委員會之主席。吾人自一無所有而最後創造一龐大之機構。包括五十一個不同種族，顏色，語言及習慣之代表最終獲全體一致之協議。

余將試問吾國議會將用多少時間及精力而完成此同樣工作。無可爭論，只有精最高度之合作及誠意，始克臻此，絕無其他途徑也。

在此處，吾應報告聯合國活動經費為二千五百萬元，其一九四六年暫時預算包括海牙法庭經費在內為二千一百五十萬元。吾人應撥百分之廿五。換言之，美國每年為維持和平之用費遠少於從前每小時之戰費。

主席先生，吾人試檢討倫敦第一屆聯合國全體大會，吾人當看其在組織方面確已得到最顯著之成功，並為全世界人民所渴望之和平及集體安全給以極佳預兆。此組織行將日益發達強大，吾人可拭目待之。

現在請再將第一屆聯合國大會之其他事項作一檢討。

吾人應注意原子能之聯合管制須以可靠之集體安全為先決條件。此為挽救世界文明免為原子能所破壞之唯一方法。

吾人當勿忙此次聯合國大會全體一致關於各附庸國之自治權給以新希望。

吾人正勿忘此次大會通過之世界新聞自由之原則，行將於九月第二次大會中產生一具體執行機構。

吾人當勿忘此次大會拒絕強制製造戰爭已命國外者返回本國之決議。

(未完)

本刊啓事兩則

一·八折優待學生

最近接到廣州某學生的來信：「貴刊所定價格由二百元增爲三百元，而在廣州書店出售的價目，亦由三百五十元漲至四百五十元。雖然這小小的數目，是不值得當做一回事的，惟在這抗戰勝利後更艱苦的時代裏，我們學生是不像大官貴人那麼闊綽，又不曾生多四五隻手，又沒有相當的入息。至於大官貴人的公子，奸商的太子爺，我們是投胎不着的！所以，當我買到「再生」的時候，我是付了享受一餐早飯的代價呀！」本刊同人看了這封信，十分感動，十分同情，願意誠懇的伸出友誼之手，決定自本期起，凡學生直接訂閱本刊者，決予八折優待。每月四期，訂價九百六十元，郵費在內。

二·歡迎大家投稿

本刊自遷滬出版以來，銷路日增，但本刊不願只增加「讀者」，而不增加「作者」，換句話說，希望除本刊同人以外，凡本刊「讀者」都成爲本刊的「作者」。「你寫我看」的態度，應該放棄了，因爲今日是大家說話的時候，不然，民主的前途，是不可樂觀的。本刊歷來是民主主義者的公共園地，不願以出售學問和智識者自居，而願成爲大家發表意見，討論問題，報告所見所聞的場所。所以誠懇歡迎讀者多多投稿；不論政治，經濟，文化等等各部門，或地方情形，社會動態，民間疾苦等等報道，一概歡迎。如提出各種問題，在同人能力範圍以內，亦決予解答。

上海書報雜誌聯合發行所

地址：福州路 379 弄 12 號

★ 門市部開幕·優待本讀者 ★

經售新書

郵購代辦
自由定價
折扣優厚
寄遞迅速

經售圖書雜誌五百餘種

整頓三風 文風社出版

三民主義 孫文著 定價一八〇〇元

今日蘇聯 吳清友著 定價四〇〇元

各國革命史講話 平心著 定價四〇〇元

新哲學研究綱要 新和書店發行 定價一四〇〇元

勝利與和平 茹純等著 定價一〇〇〇元

現代哲學的基本問題 沈志遠著 定價九五〇元

頑童流浪記 馬克吐溫原著 定價二〇〇〇元

墳蛋 法布爾著 董純才譯 定價一四四〇元

現代社會交書信 譚正璧著 定價一六〇〇元

創作的準備 茅盾著 魯迅譯 定價六五〇元

鐵 理台萊邱夫著 魯迅譯 定價九〇〇元

書的故事 伊林著 定價八〇〇元

心獄 胡適 伍光選譯 定價八〇〇元

不能克服的人 蓬子等譯 定價八〇〇元

新中國 萬萊皮爾著 定價一八〇〇元

一個愛和平的人 曹清華編 定價九〇〇元

第五縱隊祕話 葉華譯 定價二〇〇元

阿丹諾之鐘 約翰·海爾賽著 定價一五〇〇元

和列寧相處的日子 羅緩南譯 定價八五〇元

上海手札 蘆焚 定價八七〇元

凡持本刊
向門市部
購買書刊
一律八折

歡迎同業讀者批發定閱

是著作者·出版者·發行者·同業·讀者的服務總站